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七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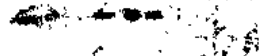
9 787533 306151 >

EP5/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1.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 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 集部第七一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嵩渚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二)

〔明〕李濂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觀政集一卷

〔明〕李濂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三九六

人瑞翁詩集五卷

〔明〕林春澤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四四〇

谷平先生文集五卷附一卷

〔明〕李中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光緒十三年吉水葆元堂刻本

五〇八

嵩渚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二)

〔明〕李濂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渚集一百卷》提要

|         |       |
|---------|-------|
| 嵩渚文集卷之四 | 五十四汪石 |
| 辯六首     | 琴水藏本  |
| 三不朽辯    |       |
| 放燬辯     |       |
| 醫辯三首    | 有序    |
| 濟池靈石辯   |       |
| 解三首     |       |
| 公叔文子謚解  |       |
| 三不幸解    |       |
| 金鐘解     |       |
| 嵩渚集     | 六卷    |
| 目錄      |       |

辯六首

三不朽辯

范宣子以世祿爲不朽寔欲修其門閥以夸于人其所見誠陋叔孫豹以立德立功立言折之似矣惜於道猶有所未盡也左氏書之若與其知言者杜氏之釋無所發明而漫引古之人以實其說均之爲未聞聖人之道也嗚呼自叔孫豹倡是三不朽之說古今相述以爲至論歷千百年無有明辯其非者愚竊以

爲不然

言曰

二

爲不然豹之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夫以德功言鼎列而爲三無乃失本末先後之倫乎德體也功言用也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達之爲文辭皆是物也夫豈有三哉是故人患無是德耳苟有是德以之立功則爲天下之駿功所謂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是已以之立言則爲天下之名言所謂言而世爲天下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已德成於已而功言隨之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是已

有諸中而形諸外不信然乎故盛德之士立功立

言無往而不可也涼德之士立功立言無往而可也然則抗功言於立德豈非決衡之論乎抑太上有立德斯言吾無容議矣繼之曰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語意之間若微有優劣者豹於是乎失言矣問嘗泛觀古之君子達而在上則立功以濟時窮而在下則立言以明道時有窮達而功言異著誠不可以優劣論也味豹之旨若謂功不如德言不如功者非惟不知聖人內外合一之學而亦不知君子與時誦信之道矣杜預氏釋之乃曰立德者黃帝堯舜立功者禹稷立言者史佚周任臧文仲夫黃帝堯舜之德固

至矣

言曰

王

至矣豈無功之可紀乎禹稷之功固大矣豈無德之可尊乎詩書六藝之文皆聖人精蘊之所寓自古立言之粹莫有尚焉者也舍詩書六藝之文而稱史佚周任臧文仲爲善於立言預果何所見哉吾聞有德者必有言也史佚周任姑未遑論臧文仲乃魯之先大夫豹最所欽慕企仰者而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仲尼蓋嘗譏其不仁不知其涼德如斯又何取於善立言哉杜氏之謬無俟深辯而左氏書之若與其知言者其識趣之卑近可窺也已愚故曰均之爲未聞聖人之道也緊欲持論之無

疵當何如而可盡曰太上立德達則立功窮則立言  
三者皆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噫聖人復起不易斯  
言矣

### 放蠍辯

或問於高渚子曰君子之見蠍也將殺之乎抑放之  
乎高渚子曰蠍毒蟲也不殺或至於傷人是故君子  
之見蠍也亦惟殺之而已矣曰程子大儒也何以曰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而竟放之乎曰殺之誠是  
也放之者竊未敢以爲然何以言之曰啓蟄不殺君  
子愛物之心也爲民除害聖王保治之方也昔者當

萬曆集

卷五十五

三

堯之時洪水橫流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乃使禹治之驅蛇龍而放之菹澤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及紂之世沛澤多而禽獸又至  
周公相成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凡此皆  
爲民除害云爾蠍之爲物雖微厥毒可畏亦猶虎豹  
犀象之能爲人害也惡可宥之而弗殺哉間嘗攷諸  
周禮哲蘇氏掌覆妖鳥之巢曰覆其巢則殺之必矣  
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  
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曰不見其形猶夜射之苟得  
見其形焉而肯舍之乎宅若冥氏掌設弧張爲阱獲

萬曆集

卷五十五

四

以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罍氏掌攻  
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搏之勇獸亟擊不遺餘力見  
諸秋官者甚著夫先王命官分職周慎嚴密而果於  
除民之害如此矧蠍尾之毒最爲酷烈中之者呻吟  
號呼不堪痛楚顧可以曲爲之容縱之使去如浮屠  
氏所謂因果報應之說乎或又問曰彼肆毒以螫人  
而遭殺是彼有取死之道殺之宜矣若彼斂毒未螫  
無罪而輒殺之君子之心詎若是其刻乎曰吾聞之  
矣天地之性人爲貴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人與物輕重懸絕弗可以樂論明矣 國家制律  
凡有害於人者計傷而議罪法之經也蓋爾蠍亦  
蠢動之細者耳豈可以待人者而待之乎孫叔敖之  
埋蛇也一見之頃即殺而埋之未聞以其受傷然後  
殺而埋之也周處之斬蛟也一聞父老之言即奮然  
以斬之初不以其曾傷乎我而後斬之也世俗惑於  
浮屠氏因果報應之說又因程子有殺之傷仁之語  
心無定見遇蠍而姑舍之遂使古先聖王爲民除害  
之盛心晦而弗白嘻可哀已左傳曰蠍有毒莊生  
曰其智惜於蠍蠍之尾刺通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蠍  
蠍之致毒絲是知蠍之爲害人皆懼之人皆惡之而

可以少恕乎是故殺之者似刻而固無損於仁放之者似恕而實有戕於義作放歌辭

醫辯三首 有序

嘉靖己酉夏六月余避暑於城南別墅客有造訪者留酌林木之陰偶談及醫事數條間有弱於舊說之非者余劇論以關之客既去豚子請曰盡識之以破積疑余憮然曰六經註疏承謬襲譌者亦多矣寧獨是哉耶漫錄之俟質正於有道者

李子曰虛心察理乃讀書之要法而杜撰穿鑿厥自

立說以騁已見最學者所深戒余嘗讀素問至移精變氣篇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祝由已止也註曰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由而不勞鍼石而已此說本無可疑而全元起以祝由為南方神是誤以祝由為祝融其謬固不待辯近世陳定宇櫟乃引書泰誓篇祝降時疫以解之而訓祝為斷祝斷云以為轉移自己之精神變改其所感受陰陽風雨晦冥之六氣而斷絕其受病之由則其病自己與下文岐伯

答辭意不相貫余不敢從也按韻書祝詛也與呪同書曰否則厥口詛祝是已祝詛神加殃謂之詛竊

窺素問本意蓋言上古之人處恬憺之世嗜慾寡少邪不能深入凡厥疾患感受輕微不必毒藥鍼石故可移精變氣祝由而已觀岐伯答辭可見定字乃謂詛祝寔素問之大禁而引拘于鬼神不可與言至德為說殊不思拘于鬼神謂志意邪而好祈禱者言也非是之謂也周官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劑謂殺之齊曰祝者即此祝由也夫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南史載薛伯宗善徙癰疽有公

孫泰者患背癰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且癰消樹為之痿損即其遺法孰謂天下無是理邪唐王勣氏著外臺秘要一書而符水禁呪咸具焉朱丹溪亦曰外臺秘要有禁呪一科乃移精變氣之小術未嘗謂其無是理也定宇獨不之信而著論非之亦幾於強辯矣善讀書者何事於杜撰穿鑿輒自立說以騁已見為哉杜元凱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學者苟能玩味斯言則虛心察理之方思過半矣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則使醫分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註曰全猶愈也謂每歲之終總考其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祿以爲五等之差必十無一失者始爲最耳李子曰此解經者之誤也且人之受病有淺深故治療有難易乃若偶爾違和感觸輕眇雖初學醫之士一二劑可愈也假使醫緩遇如晉景公疾者三四人扁鵲遇如齊桓侯疾者三四人太倉公遇如曹山跗疾者三四人皆弗能使之生然則三子者果下醫乎或曰

萬壽金

金鑑

上

十全爲上非謂十人皆愈也言診視之頃即知其孰可治孰不可治遠則期歲近則期月又近則期日十人之安危死生無不中者故以爲上而食祿獨厚蓋優之也李子曰此說得之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君子用藥之當審也蓋以其父祖子孫傳習既久術以累葉而精脉以診多而驗藥以歷試而効故抱疾者倚之以爲命度不至於有誤也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意亦如此世儒不達厥旨乃爲之解曰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雷公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

素女脉訣脉訣以察理本草以辨藥鍼灸以祛疾非是三者不足以言醫故記禮者云然李子曰爲此說者何其好奇之甚而果於立異也博雅如宋景濂亦從而喜談之甚哉讀書察理之難也雖然斯言也亦道其常耳惡可泥此以爲擇醫之準乎且古之名醫如扁鵲太倉公張仲景華元化姚僧坦許智藏諸子皆自我始業未聞其先世有精醫者神功異蹟流傳不泯又何必於三世哉即論近代如劉河間張潔古張子和李明之朱彥脩輩皆非世醫也著述滿家而並著顯名於天下今之學醫者感師宗之如儒者之於瀛洛關閩然惡在其爲世醫也是故三世之說君子不泥焉

萬壽金

金鑑

上

### 濟池靈石辯

河北之濟源縣蓋有濟濟廟云廟中有二池世所傳濟源池是也余游濟池襄垣池上見廟之裏門有石碣一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命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馬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方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濟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

言以書叩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廿日拜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余編考史冊兩漢蜀漢五代漢竝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爲此記以欺愚瞽而又繆塑繼安像于廟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爲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攸仰教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爲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爲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嗟乎正學不明邪說競作神僊鬼怪一切不經之談鑲石刻書假託傳播格物窮理之君子固弗爲之惑而庸夫俗子或聞而信之是不可以不辨嘉靖

乙巳春三月夷門老人李應書于濟池之天慶宮

上

### 解三首

#### 公叔文子謚解

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按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抑當時以貞惠文子

謚公叔蓋據其平生行實合三義以定謚也而惟稱文子者鄭氏以爲文足以兼之是矣然公叔之所以得謚爲文者寔因能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而已初不爲薦其家臣同升諸公而謂之文也仲尼聞其有薦賢之美而稱之曰可以爲文矣謂即此一事亦可以無愧於文之謚矣固非指此爲文也朱註以順理成章釋之意義已足而又益之曰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則幾於贅矣故蔡虛齋曰錫民爵位曰文於義最遠使文公甫訂集註或在所刪矣史遷無識輕信偽書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蓋本此章而附會之所謂勸學好問曰文蓋本孔文子章而附會之皆非周公之舊也或曰汲冢周書謚法解固已云然吾子何過疑乎曰汲冢書亦偽書也先正具有成說矣顧余寡陋夫何所知哉漫書之以俟知者

#### 三不幸解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敢問斯言何謂也曰古人爲學之道以明明德爲本已之明德旣明而後可以新民故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季

路使子羔爲費宰而孔子以爲賊夫人之子也蓋凡人少年登高科必無深蓄厚養之學練達精明之識志滿意得輕佻浮薄其能致遠者鮮矣席父兄之勢爲美官多挾貴恃權弗自檢飭行已則乖臨事則眩其能自立者鮮矣斯二者皆未能明乎脩己治人之術或有任情妄作竝保終之爲難謂之不幸誠哉其不幸也至于有高才能文章則其氣必揚凌忽長者傲慢同列自以爲辭藻超異人莫我及必不肯俯首求益虚心下問以探討義理之精微其於治心養氣之功不復知所用力縱使成名亦不過爲文人詞客而已豈非人之不幸邪胡仁仲有言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旨哉斯言寔與伊川之言相表裏嗟乎當今之世父兄之所訓督師友之所講授惟舉業文章而已宗族之所期望鄉黨之所歆羨惟科第官職而已苟能有是皆以爲家之令子里之奇士抑豈知科第文章之外有聖賢之正學乎風俗至此良可慨歎故嘗爲之說曰少年登高科則快意於進取必萌侈大之心何有乎謙虛勉進之功席父兄之勢爲美官則溺志於逸樂必致敗亡之禍何有乎畏慎持盈之

道有高才能文章則騁技於枝葉必棄本根之實何有乎沉潛爲己之學伊川以是三者謂之不幸其憂深其慮遠其爲天下後世人才計至警切矣顧習俗之移人雖資稟淑厚者亦弗能自脫然則人才之不幸若也有繇然哉

### 金鐘解

東郭先生過金鐘李氏之藥肆見縣鐘於門弗知厥繇問諸里人咸弗知或曰浚儀翁汴之博聞君子也蓋訪諸東郭先生乃訪於浚儀翁曰李醫縣鐘於門何謂也浚儀翁曰嘻鐘也者醫之本也昔者黃帝命伶倫脗管援原陰陽別律呂審清濁作十有二鐘主十有二月之聲所以宣八風之氣導天地之和俾民物康寧無滯闕天札之患者也伶州鳩曰鐘音之器也小者不窳大者不樞則和於物是故宋左師每食擊鐘鄭伯夜飲酒擊鐘古人於飲食之際必鳴厥鐘所以和志氣而祛疾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莊周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醫之道也醫家縣鐘於門其以是乎東郭先生曰吾聞李氏嬰醫也何獨金鐘之縣曰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

其時則秋其風聞闔其在人則為肺夫脾屬主肺之母也鐘空也空其內以發聲也嬰孩百病得之傷飽蓋言腹過實也是故節乳以疎脾因聲以察病而金鐘之義該矣東郭先生宅日見金鐘主人備述後儀翁之說而面叩馬金鐘主人曰有是哉甚矣翁之鑒也吾李氏世醫也在汴宋時先世有諱某者醫皇子瘕瘕有功上欲官某為太醫丞固辭不受乃賜金鐘一持之以歸因為號由是四方之人咸稱之曰金鐘李氏後裔世其業而縣鐘於門昭祖之仁術云爾夫豈有宅義邪東郭先生曰子之言是也後儀翁之說雖涉附會至理存焉亦弗可棄已金鐘主人於是併錄之以為金鐘解

對二首

雲心對

醫有三品對

答問七首

私謚答問

徵聘答問

忌日答問

招真辭答問

許文正公仕元答問

李文達公起復答問

薛文清公從祀答問

原四首

壽原贈張翁

原姓上

原姓中

原姓下

對二首

雲心對

初弘治壬子滌陽于公器之以易薦於南畿將北試於禮闈茲焉過需之八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再茲焉過乾之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公曰嘻是予之心也夫於是名其齋曰雲心越十餘年爲正德戊辰公舉進士累官至山東按察使其諸泰山之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乎

而馳爲澍爲霖以膏以濡經綸靡驕宴樂如愚曰有心者君子謂之誣客再拜曰微子之言吾不知雲心之說也

醫有三品對

客問儒家有言醫之品大槩有三上焉者得古聖人之心下焉者得古聖人之術術之不精心之不仁斯爲下矣其說然乎李子曰何謂得古聖人之心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視天下之人皆吾同胞也無不欲其同躋於壽域故見人之有疾也猶己之有疾也一念惻隱愀然而動思盡吾術以療之必瘳而後已初無望報之心焉如涪翁隱身漁釣乞食人間鍼石救人病已則悅或有餽遺則拒之不受曰吾豈利病者賄邪蓋奉爲人治病口弗言利病愈來謝止令種杏一株數年之間蔚鬱成林杏熟則易穀以調貧乏此所謂得古聖人之心者也故曰上醫何謂得古聖人之術曰醫道淵閑非蘊淺者可至如扁鵲太倉公華陀之流洞達陰陽貫徹表裏掌握造化權衡生死可謂得古聖人之術史稱扁鵲謂輕身重財者不治太倉公行游諸侯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華陀獄中誦絕始出其活人之書吏不敢受乃

人形之夫三子者雖精手術而甚秘其方雖利其  
貽而能愈乎病故曰中醫何謂下醫曰操術踈謬惟  
貽是圖乘人危難敢肆覬覦不惟不能祛疾而反有  
以害之此縉紳所共惡而鬼神之必殛者也故曰下  
醫李子曰爲是說者無乃惡庸醫之不仁而抑揚之  
間不自知其或過邪慨自井田法廢民無恒產是故  
農工商賈各專其業蓋爲仰事俯育計也顧學醫之  
士亦藉此以自養但不可汲汲於利以涉於貪耳矧  
無德不報在禮宜然致餽有辭卻之不可使爲醫者  
貴如褚澄富如李杲已疾而不求報則可矣明晦之

萬壽集

卷五

七

夫達華之子擇術實生專門是習雖以利人亦以利  
已而乃以一介不取責之豈天下之通論哉故扁鵲  
太倉公華陀之流抱藝絕倫探囊拯厄發揮玄奧攻  
療神奇雖或受報亦不害其爲上醫計功程能亦非  
鬼神之所惡也若夫涪翁董奉之所爲乃異人畸士  
道通於方外者也苟以是人而律斯世之醫則爲不  
近人情而失中道矣可乎哉是故君子之於天下也  
本人情以酬物依中道而持論

答問七首

私謚答問

或問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諸子曰非禮也  
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  
卿大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  
禮也是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  
賜之諸侯相誅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曰士  
之有誅何也曰乘丘之戰縣賁父死之魯莊公誅其  
赴敵之功以爲謚蓋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  
禮故曰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  
長者生有善行其死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  
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  
變者也何爲而不可曰昔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  
爲明誠中子且云漢魏以來此例甚多乃質於明道  
先生先生疑之訪於司馬溫公公答書深以爲不可  
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之沒也哀公誅之  
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  
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  
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古禮非子  
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  
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百世  
不可易也曰唐制無爵稱子凡養德丘園聲實明著

萬壽集

卷五

四

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請之於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弟子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者也亦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謚法五十字自以爲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實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而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於後世胡爲而私謚之邪是故弟子於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徵賻答問

嵩溪文集

金聖

五

汴省有卒於官者其寡妻憫其亡也思有以賙之乃案牒下屬徵賻或問於嵩渚子曰卒於官而下屬徵賻可乎曰不可也何以知其不可也曰子未讀檀弓乎昔者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不可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夫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子碩欲粥其庶母以供葬事其貧甚矣然子柳猶惡其家於喪焉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子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

子曰可也夫世衰道微時人皆貪而獻子之家獨能守禮如此故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有害於人乎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由一聖三賢之言而觀之則下屬徵賻之舉斷乎其不可行也矧州縣之吏藉是以擾吾民者叫囂乎閭里催科鞭笞之下稱貸乾沒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爲此舉者施之於死者則爲不忠施之於死者之子弟則是不以孝廉待其子弟剥下以市恩孰謂知禮者爲之手然則何爲案牒而行之曰徇小仁而破大義蓋囿於世俗煦煦之見而不自知其非者也故檀弓不可不讀

忌日答問

嵩溪文集

金聖

本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疏素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闢人辭焉宅曰客愠見曰先生何簡客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其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忘有所

至而不致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其於考妣忌日致齊於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脩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脩感念哀甚里閭爲之罷社祝欽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亘以忌日辭攝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孺侍即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黔黑衣婦婢皆驚駭詰之曰父母教以遇公翁家忌日著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猶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於母夫人忌日著黔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禮闔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須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須之喪弔日是也夫天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日答問

招魂葬答問

嘉靖丁酉冬十二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冰壞其舟溺而死求其尸逾月不可得其家擬招魂葬焉乃質於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於地下以安厝也故擲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於義爲窒於德爲悖於禮爲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僞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爲之者而表瓊荀組于寶孔衍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於天歸形於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故聖人制爲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爲事既葬之日迎神而返於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於彼穿壤於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坊虛文是尚反乎人情鑒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槨於沉鬼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於空棺之冢是不知也仁知

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  
魂而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  
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  
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皋其復遂以其衣  
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冀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  
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罪放逐恐  
其魂散而不復還乃託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  
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愛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  
之邪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爲之也  
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  
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黃帝在位百  
年壽百十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  
冠於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之何曰閭閻眷屬宣  
於遺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於塗而迎  
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  
俎豆以饗之哭泣擗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  
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許文正公仕元答問

或問許魯齋何如人曰魯齋天民之先覺身任斯道  
之重以覺斯民者也歐陽文公玄稱其純篤似司馬

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  
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蓋兼諸儒之  
長而有之姚文公燧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惟魯齋  
足以當之國朝薛文清公極其推尊嘗曰魯齋召  
之未嘗不往往則未嘗不辭善學孔子者也又曰視  
富貴如浮雲許魯齋其人也繇三君子之言觀之則  
魯齋之爲醇儒明矣宜其節惠文正而從祀孔庭也  
與曰魯齋既爲醇儒矣豈不知春秋內夏外夷之義  
而乃北面事元何居曰魯齋河內人也生於金大安  
已巳其世金之世也其地元所有之地也世爲金人  
鄉爲元域自其先世已氓於夷隔絕於宋久矣當是  
時倫紀數壞日事於攻伐生民之厄已極仁人君子  
可忽然坐視弗思援之以道乎矧世祖之於魯齋待  
之甚誠禮之甚厚惓惓圖治之意屬望於魯齋者甚  
切抑行道濟時吾儒素志亦安忍固守高尚之節而  
必於不仕邪曰若然其於孔子作春秋之旨未免有  
所盤與曰春秋所外之夷有過於楚者乎楚昭王聘  
孔子而孔子亦往使其不沮於子西則孔子固將爲  
楚之臣矣夫孔子魯人也尚可臣楚魯齊元人也乃  
獨不可臣元邪曰魯齋既尊禮於元矣何以不盡變